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彭公案 第五十九回 高恒頭探寒泉穴 劉芳扶靈回故鄉

話說彭公吩咐帶周應龍上來。周應龍戴著鐐銬，跪於階下。彭公問道：「你是周應龍嗎？」周應龍答應：「是。」彭公又問：「你在紫金山招聚賊匪，拒敵官兵，把我的金牌安放在哪裡？」

從實說來！」周應龍說：「我自淮安出來，即在這座山上嘯聚，金牌我已擲在山寨後的寒泉穴裡，這是以往的實話。」彭公急問：「寒泉穴水有多深？」周應龍說：「不知。」又帶武連來問，也是這樣口供。

彭公退了堂，立刻到書房，叫張耀宗進來，問道：「拿周應龍是何人出力？」張耀宗回說：「為盜金牌，花刀無羽箭賽李廣劉世昌死於紫金山，高家父子邀請各鏢行英雄相助，我師兄拿的周應龍，出力勞績讓於賽毛遂楊香武。在紫金山大戰，死了一個快斧子黑雄。幫助之人，還有黃三太之子黃天霸等結義兄弟四人。」彭公說：「先請歐陽德、高家父子和劉芳進來。」

家人出去，把四位請進來，給大人請安。彭公說：「四位義士請坐，在紫金山多虧出力。誰知金牌已被賊人擲於寒泉穴裡，此事要傳到京官耳中，恐我被參，貽笑於人，多有不便。眾義士還要設法尋找此物。」高恒說：「大人施恩提拔我的兒子，我捨命去探寒泉穴，給大人撈上金牌來就是。」彭公說：「只要金

牌找到，我必專折奏請，保薦你眾人。」高恒說：「大人恩典。

我同張耀宗帶五十名官兵去，五日後必有回音。」彭公先傳諭把周應龍等暫押獄中，又傳五里屯李榮和完案。即派張耀宗帶五十名官兵，同高家父子起身。

眾人跟隨著來至集賢鎮天和店內，張耀宗等見了蔡慶，細說在省裡彭公所說之事，這才備酒接風，住宿一夜。次日早飯後，蔡慶從這裡置辦了應用物件，立刻同眾人進山。到了後山，只見峭壁直立，樹木森森，山花野草，遇時而新。在西北山後，陰風陣陣生涼，野獸竄避無蹤。眾人順著幽僻小路，由山嶺上往下走去。原來這座寒泉穴，就在西北半山坡中，上蓋景亭，陰風冽冽，冷氣淒淒。有詩為證：遠辭岩下寫潺湲，靜拂雲根別故山。

可惜寒聲留不住，旋添波浪向人間。

此泉自山陰流出，其水墨綠之色。向東有一窟窿在泉之下，如冰盤大，一股水直向東流，歸入逆水潭中，由山之東澗溝流入河內。從紫金山路背後，有小路一條，可至寒泉的上面。站在寒泉之階上，東望逆水潭，如在目前。蔡慶、高恒先派人搭好架子，拴好繩兒，把荊條筐也拴好了，安上鈴鐺。高恒立時坐在筐內，吩咐眾人，聽到鈴響便急往上拉！自己換了水衣水褲，帶了鈎鐮拐，放下了繩子。魚眼高恒看那水是碧綠的，涼風透骨，冷氣侵人。高恒年已八十，血氣衰敗，一見這冷氣就喘息不止。他跳下水去，往下一沉，身入水內，只覺冷氣如刀。強長精神直至水底，約有五六丈深。在下面方要尋找金牌，手已麻木，不知用力。坐在筐內一搖鈴鐺，上面張耀宗連忙叫人快往上拉，到了泉口，高恒早已不省人事，急忙抬下筐來，用火烤了半個時辰，並未緩過這口氣來。高通海放聲大哭道：「不想你老人家今日死於此處！」張耀宗、歐陽德、蔡慶、劉

芳看著，慘不可言。

此時天已正午，蔡慶說：「此事如何辦理呢？」高通海一想，為人盡忠不能盡孝，我父為金牌死於寒泉之內，我必要繼父之志。他把父親屍身移在一旁，即刻換了衣服，坐在筐內，叫人放下去。他自己打算，如不行即速上來，別死在這裡。及至從水面跳下去，沉身墜至水底，在各處一找，並不見有金牌，覺著冷氣入骨，不能緩氣，再有一刻工夫找不著金牌，高通海也要凍死啦！他心中禱告說：故去的父親陰魂保佑，叫孩兒快找著金牌，我也好光宗耀祖，顯達門庭。正自禱告，覺有一物撞著手心，也不知是何物件，拿在手中，急忙坐在筐內，搖響鈴鐺。上面拉上來一看，正是金牌在口袋裡盛著。大家焚香謝了山神。劉芳已派人買兩口棺材，把他父親之屍裝好，高源也把他父親之屍入了棺木。二人僱了馱轎，即由此處起身，送靈柩回籍。高源把金牌交給了張耀宗。張耀宗先派人稟明大人，將這紫金山改為善化寺，招僧人看守。由蔡慶監工修蓋，把兩山所得之財，抽出十分之一修廟，作為僧人的養贍。又給高源、劉芳二人路費各紋銀五百兩整。餘下都交彭公作賑濟局公項，賑濟本省貧民。

他同歐陽德回省，交好金牌，給大人請安。彭公賞了張耀宗、常興各銀一百兩，賜歐陽德酒筵。他親自起稿，辦好奏章，奏明皇上業已拿獲逆首周應龍等，請予褒賞剿滅紫金山之出力人員。張耀宗告假完姻，在本城租賃了房屋，即給蔡慶家送信，擇日娶過親來，洞房花燭，不必細表。夫妻郎才女貌，甚相合意。蔡慶夫婦不時常來女兒家中。俠良姑張耀英也和她兄長在一起住。張耀宗銷了假，打算給他親戚徐家送信，定日期送他妹妹完婚，張耀英亦是自幼兒許配人家的。過了幾日，旨意下來。

上諭：河南巡撫彭朋奏拿盜寇周應龍等。在事出力人員，張耀宗賞給四品銜，以都司補用，交部帶領引見。常興賞給守備，留省後補。劉芳、商源賞給千總，歸本省標下委用。彭雲龍賞給三品銜，有游擊缺出即補。盜寇周應龍等，在本處凌遲處決。欽此欽遵。

康熙四十七年六月日彭公謝了恩。張耀宗辦完文書即人都引見。

過了幾日，劉芳、高源在家中接著喜報，辦完喪事，便會合到巡撫衙門，給大人磕頭。彭公叫二人進來，二人先給大人叩了頭，謝了大人。彭公問道：「你二人願在標下當差、願給我當差呢？」高、劉二人說：「我二人的功名是大人提拔的，還求大人施恩，賞個差事。」彭公說：「我這裡兩個巡捕官都升了。張耀宗入都引見，常興已補了撫標守備，你二人充當我這裡的巡捕如何？」劉芳、高源謝了彭公，就把行李移進巡捕房，拜了客。

又過了幾日，把五里屯李榮和傳到，與惡太歲張耀聯對了詞。即派了護法監斬官，把周應龍、武連、張耀聯、胡鐵釘凌遲正法示眾！河南省軍民人等，皆感謝巡撫大人的好處。是年河南一帶，自四月至六月間，天旱不雨，人民惶惶不安。彭公齋戒沐浴三日，親詣城隍廟、土地祠各處焚香禱告，兩日不食，河南人民皆知。至第三日，天降甘霖，各處均告平安。自剿滅紫金山之後，彭公設立義學，辦理賑濟，訪查各府州縣官的賢愚，能者必保薦，貪劣者必參革調降，興學校，講道德，創立捕盜之營，河南大治，人民感德。又逢皇上有道，各處物阜年豐。

那歐陽德乃俠義之人，不願做官。自斬周應龍等之後，那些漏網的黨羽，各處皆有文書訪拿，那些從賊均已逃竄無蹤。

他無事即在各處私訪，哪裡還有貪官惡霸、勢棍土豪？他乃是彭撫台的耳目，稟明大人必辦，彭公倒也信服他。歐陽德一日走上蔡縣的地面，聽人傳言：宋家堡有一個活財神，名叫賽沈萬三宋仕奎，家財巨萬，富甲一省。他家有招賢館，招聚些有能為之人，明則看家護院，暗裡謀反起兵，聲勢甚大，家中操練莊兵五百名，有神拳教習賽姚期尤四虎。他聽見了這消息，連夜奔宋家堡而來。那日走至明化鎮，乃是一座鄉埠，也有鋪面和茶樓酒館。歐陽德見十字街路北有一座茶樓，坐北向南，字號是通和樓，掛著茶牌子，有兩前、毛尖、六安、武夷、香片等，並寫隨意家常便飯。歐陽德連忙打簾子進去，看見這座樓是在正北，進門東邊是櫃，西邊是灶，走至後堂，見下面人太多，不清靜，便順東邊樓梯上樓。樓上是正北六個座位，南邊六張桌兒，有幾個吃茶喝酒之人。他自己在東邊第二座坐下，叫跑堂的拿茶來。堂倌送上一壺茶，他喝了幾口，忽聽得樓梯一響，從下面上來兩個人。頭前那位，年約二十以外，生得方面大耳，齒白唇紅，眉清目秀，頭戴新緯帽，身穿駝色亮紗罩袍兒，外罩紅青八團龍透紗的褂子，腰繫涼帶，露著全份的活計，足登青緞官靴，神清氣爽，手拿團扇。後跟一個僕人，手執馬鞭。歐陽德一見此人，心中暗想：「要破這宋家堡，全在此人身上。」不知此人是誰，且看下回分解。